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

二十九

世當時有至

賦以自歸

國承

祖宗

江西

神道碑

維摩

牙生

道

園

精

林

十

四

十

十

以世蒙名... 祖皇帝之朝... 賦以自歸... 國承祖宗... 江西神道碑... 維摩牙生... 道園精林... 十四... 十... 十... 十... 十...

雜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四十一

神道碑

江西省參政董公神道碑

國家祖宗臨治中原豪傑率其民庶奮忠勇籍貢
賦以自歸於天朝大者數十家戰伐功多以顯著
於當時者至于

世祖皇帝之朝功成治定列諸侯王以表崇報子孫
以世家名赫然並著於天下者皇多有之若夫忠誠
淳古見信於朝廷始終如一百十年來諸父昆弟

一

至于孫曾為列聖信用親切不異於國人任使無
間於臺省家法清嚴孝友正直則未有若蒙城董氏
者也至正甲申詔以通奉大夫董公守恕來為江
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七月到任數月閱商舶南海
上十有一月還鎮歲暮疾病明年正月十有九日薨
于寓地之正寢集厚在其先公之館五十年矣自臨
川山中出會之遂為千古之別為之盡哀而去其第
四子某輟泣以墓碑為請集不忍為也執筆抒思而
言之公諱守恕字子道世為蒙城人高祖考贈司徒



趙國忠懿公諱昕曾祖考龍虎衛上將軍贈大傅壽國忠烈公諱俊祖贈太尉趙國忠獻公諱文炳考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贈太傅趙國忠宣公諱士選初忠懿公以鄉兵事

裕宗皇帝龍虎公以其兵伐金死王事於河南忠獻公與伯顏忠武王以至元十一年師大帥滅宋以其主歸江南平忠宣公以名節為國大臣國有史墓有神道之碑所以昭示於天下後世者備矣公忠宣之長子也以至元丁丑之歲生董氏世有武事未嘗不

以經史為學及公之生天下事定矣忠宣公義方以為教公自髫鬣至于成人俎豆軍旅之事無不學焉而高邁雄九為恭儉敦讓又其天性然也昔

世祖皇帝戎衣既定建腹心之臣分爪牙之士以為侍衛親軍羽翼禁輔以龍虎公奮軍帥右衛以忠宣公所統江上立功之士為前衛當時之制諸勳臣之族不得並統兩軍為萬戶惟董氏兄弟並為兩衛帥親信之異數也忠宣之帥前衛從世祖北征有大功公之弟士秀事

祖宗眷遇無比裕皇崩猶未命忠宣自白于上以其
官讓之遂帥前衛而歿子幼尋亦歿公當世守忠宣
軍而帥右衛者忠宣公之兄子守仁也公又以前衛
讓之而公僅爲右衛蓋董氏尚義讓以不爭爲德居
數年守仁之子某亦長遂以右衛之職讓之而內朝
樞臣守國家之定制以前衛還公矣蓋公始未仕以
世備宿衛事

成宗皇帝勤慎篤實有祖父之風 上深愛之大德
五年 上北幸三不刺之地有事于 宗廟使奉香

還京師禮成還報從容中禮 上亦嘉歎大德六年

授武畧將軍僉右衛親軍都指揮使軍政甚脩時康
里衛之建營於直沽以備海道斥鹵苦窳又多毒蛇
蝨蠹之害居者不寧樞府將易其地使使者數往復
受賄憚遷 上疑之遣公覆視還奏其當易地無疑
而一軍乃安

武宗之入繼大統也公帥其兵治北門即位論功受
上賞

仁宗之在東宮也知諸衛屯田者失職軍實不充用

及即位命樞府擇廉能吏理之公以宿將練事就治右衛屯田覈虛數簡卒伍修田器闢草萊明號令信賞罰絕欺蠹謹出入不一二歲庫庾充實軍儲無憂自立衛以來未之有也 上聞遣重使有上尊金幣之賞所以旌能勸功也嘗以王事至通州兵與民猶鬪爲有司所逮治公言於樞府曰軍人有罪非奸盜殺人有司不得專問今軍人爲州縣吏所苦而弗之救烏用將帥爲申明得 旨如所陳而士卒有所依賴奉使晉寧霍州軍籍有無田而橫爲有司所役者

公辨而決之還奏而籍於軍者不受有司之橫役公所建言也江西省臣上言江西之兵戍廣者移置近嶺爲便 上命公往視之公以所見回奏無所阿徇忠宣公自平章陝西還家居棗城有終焉之志一日召公前出所受宣命謂之曰於 朝廷例當有澤及一子汝長子長孫也當受之公頓首謝曰 國家以軍職爲重守愆席大人之業治其軍有羊矣請以讓諸弟之未命官者不聽公又帥其長子鑑苦言之忠宣公感其誠至猶未許也公又與鑑拜而言曰第五

第守思賢而未仕請讓之公曰 朝廷之法不可違也長子長孫不可讓也而子孫之志如是他人以事吾家以讓後之人其庶幾乎於是始則以前衛讓其兄次以右衛讓其姪今以廢叙讓其弟親戚鄉里至於交友部曲以公爲能三讓者焉公之帥前衛也授懷遠大將軍拜前衛親軍都指揮使以 恩進定遠大將軍始至衛將佐皆忠宣舊人昔從征南者宿猶有在官者見公之來如子弟之得父兄懽抃親愛不約而同所以事之者不異忠宣也

英宗即位擇舊臣將帥脩宿衛樞臣以公爲薦囊加歹者自其祖紐隣以兵定四川而守之世鎮其土至是命爲四川雲南平章熟邊徼擅征發將肆意於西陸以爲大小徹里之地地多產金將以奪鹽井絕貢賦爲之罪而討之事聞 朝廷 上遣左阿速衛指揮使那海禪與公往察之是時宗室王禪鎮西南夷專制一方囊加歹與之合從不意 朝廷之以公使也公至察其情乃語之曰遠人反覆不常視邊帥處事善否以爲叛服今小有不安御失其道者之罪也

且無反狀何得擅謀興兵乎囊加歹曰我與使者及
省臣議定啓太子起兵今公不從不畏省臣獨不畏
太子邪太子謂王禪也公曰吾以天子之命察軍
行可否吾知兵不可出則還奏其狀耳何所畏邪昔
劉琛首禍征八百媳婦之國兵殲財匱爲朝廷憂
事敗竟伏誅闕下爾不知邪馳歸奏軍不可出狀議
寢劉琛之誅實忠宣公爲中丞時所劾也泰定四年
朝廷用都水丞朱某言以爲通州河西務會通河不
便請別開河工部侍郎胡彞領之發掘墳墓壞田疇

毀廬舍而實無所利工督衛士治其役工程急迫水
潦將至晝夜不得寧公謂胡君曰地高水勢決不可
行徒害軍民無益也方言於朝廷會朱某死乃罷
會通未嘗不可行也天曆軍興公言於天子曰臣
世將今兵及畿甸請帥所部當之上曰其霸都魯
也漢人世臣行用卿矣霸都魯者謂忠勇士也公再
世得此名於朝至公復受之人以爲宜然自前衛
將換嘉議大夫權樞密院判官公子鑑病以其長孫
入見遂以所佩三珠虎符授世臣龍襲前衛帥別命典

瑞出金三珠虎符佩公使出師蓋忠宣時

世祖嘗以大金符賜之故自行中書左右丞御史中丞皆佩此符非常制也將薨始奏上之至是復有此賜云也先乃著

文皇乳母之子也與也速歹同為知樞密院帥師西征以公佐之至保定也先乃求張蔡國公子第盡殺之既而欲娶其女公謂之曰張氏世將有功於

朝廷既殲其家事無及已欲娶其女雖得旨豈得無子婿之禮乎也先乃謝而從之遂以成禮師至真

定彰德也先乃每縛守令官吏者若大家以手劍之

遂屠其城公必勸止解其縛逐去之遂以無事謂其從者曰凡隨吾行者有一人暴害於人必斬以徇軍行肅然也也先乃雅敬公以軍事委之故公說多行而所過往往全活而也先乃遂以強橫伏誅矣師至武安得西來將朵羅歹及汪某責以不受命而擅興兵執之以付法吏執擢行院罷公家居有新拜御史御史者以幣幣饋率至公門再拜以謝公不知所謂亦不知其何人乃自言曰某磁州知州也幾死於也先

乃手刃公解之乃生是以謝也公軍往來時鎮定相
磁之父老皆持牛酒迎馬首謝公更生公却所獻而
厚慰撫之無不大悅時燕帖木用事以功高自居無
敢不出其門公自西還不往見久之始拜公中奉大
夫雲南諸道行中書省參知政事以疾辭明年論功
行賞賜黃金帶白金百兩織金文幣若干疋絹如之
拜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河南兵餘瘡
痍未復公之至興利除害百廢具舉幾年民少康矣
以母趙國太夫人年八十請歸養自省憲郡縣至于

人壽考

父老前後留之者貴賤千百人以誠意告之不能止
也又拜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不赴奉大夫
人於京師邸第凡所以敬養者備極其至歲時率子
孫昆弟奉觴爲壽人間之樂無有過也居數年太夫
人薨執喪如禮居廬菜嘗出戶限終喪猶罕出謂子
孫曰吾家荷 國家厚恩世有顯爵昆弟子孫多侍
禁近參錯臺省幸皆守家法厲臣節不辱其先京師
往來足以爲樂吾可以遂休矣至正三年秋 上恩
舊臣特起公爲通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

政事公無意於出矣時丞相脫脫公以 上旨召公
至中書賜宴有紫織金紋之賜中統鈔五千貫諭以
用老臣之意而強起之公以家世之舊不敢如常人
固辭會隴西郡夫人于氏歿夫人故御史中丞士謙
張公之女婦道母儀得大家體既殯公待其卒哭而
行以一子從門庭肅然昔忠宣公嘗為左轄于此今
五十年矣門生故老猶有存者歎公之有父風或至
感泣皆臣聚堂而食過豐腆公悉裁之儲以待用撫
州舊有三陸先生祠郡教授相因以為私舍公始復

卷之三十一

其祠像土田而選儒士頌其祠鈔法焚其弊不敢用
者焚不以時前後主吏甚苦公親蒞其事列郡無所
擾豫章城火凡千餘家死者給鈔以葬生者給粟以
食不待請於 朝而行之六月大旱公自以為功朝
服禱于城北之秋屏閣大雨三日舊例船商自岳夷
至南海必擇廉館吏闕其貨征其什一以助國用每
以重臣臨之是歲 朝命以公行公方病同官為文
書委之不得辭犯暑毒而行館傳具食僅足而已郡
縣具饌留款悉不受至廣州無敢通謁于門者每旦

必視察其事凡昔時隱欺侵漏之弊無敢復作諭其
人曰交易征商非相臣事也因以慰諭遠人宣德
意察情偽而已舶商以萬死一生致海貨充中國之
用法令至嚴急之則人情不堪緩之則欺偽交作旦
起視事終日而罷攘竊駟贍一無所施常時以歲月
留者不踰月而集事泊然北還從者無一啜之飲以
煩官府民不悅服刻碑以頌德焉還鎮未兩月而疾
作疾未數十日醫藥弗效遂以弗救官府相與哭於
庭親戚故舊哭於寢以為善人之不壽斯民之無福

也歛之日篋無餘衣囊無餘財僅同貧士諸司屬致
賻贈其子哭曰我先人有遺教矣生無所取於人歿
不得受屬吏之饋悉却不受然貧不能歸惟受同官
幕府之所賻以給事而已嗚呼公平生慷慨論事知
無不言言無不盡古之遺直也貴臣世家服食之用
不踰於常人苟非義一毫無所取待昆弟友讓而無
間言教子孫以恭儉克世其家待故舊僚佐部曲情
篤而義至馭吏一見洞識其情簡牘至前剖決如
流於職事有所當為奮不顧身必合於義而後止雖

四拜輔相位不充其德年未七十方以老成見用而
數至於此豈非天乎子鑑卒孫世臣前衛指揮使又
早卒曾孫某待年襲其爵焉次子某自宿衛除某路
總管府判官次三曰某自宿衛爲中書省照磨皆以
母喪家居次四曰某奉公喪以歸葬者也女適某官
姚某諸孫幾人孫女幾人曾孫幾人公歸葬于藁城
先塋之次某年某月某日也銘曰

惟鎮藁城有董世家四世三公爲國光華文武忠孝
恭儉禮讓大宗小宗出將入相有德有勳有猷有爲

國有信史莫有豐碑載德之述如林之植至子道公
歷年累百惟忠宣公早從戎行實佐武公訖于宋亡
遂以其軍翊衛 天子誰其繼之有子是嗣三讓就
位既安既舒羣從孔懷家法不渝世將老成出入是
使國步方艱宥密將旨西征之還畿輔克戡始以相
臣雲南是參易節於汴傷殘慰撫盡瘁告還家有壽
母既歸既安怡愉盤桓起之南牧旅力告殫思舊股
肱在今 聖明起之文間使任藩屏曰是江右卿父
昔治往宣于懷以拯惇黎公拜稽首恐不堪事丞相

宴餞金幣加賜白髮蒼顏一子自隨執德昌言無所
詭私上信下順表裏交正舶商南來何所辱命乃煩
祭戰至于海隅遠人則懼老身已瘡旣斂旣夕聞其
虛壁江波搖搖歸柩坐域即遠事嚴叙其生平述德
之詳則有桓楹

昭州知州秦公神道碑

公諱仲字山甫姓秦氏世爲洛陽大族大父和仕金
爲河南安撫使旣歸國朝父安爲河南三路提舉
公嘗從紫陽楊奐然先生學知名得給事

上道南李公三

三

裕宗皇帝潛邸郝文忠公經之使宋也宋人留之真
揚間宋亡天子嘉郝公之節擇士得公迓之還京
師父之除承直郎建康路總管府判官季父長卿調
儻有大節

世祖皇帝潛邸在京兆已知其名及即位召在宿衛
與故御史中丞劉公宣爲友以氣岸相高時宰阿合
馬秉政聚斂罔上怙權寵常伺察言已者中以危禍
廷中相語以目無敢論列長卿乃上書

世祖曰阿合馬擅生殺人莫敢言爲國蓄積怨毒已

甚其鉗制左右使不得徹上聽情回測似秦趙高私家之蓄過於公家覬覦資籍情露似漢董卓春秋無將請及時論法按誅之上以其書下中書阿合馬固善伺人主意力足使侍中貴人抅解事得寢他日以爲宣德鐵治弗治須藉能者奏用長卿爲同知即以折閱課額數萬緡爲長卿罪下吏即獄中用濕紙掩口鼻斃之盡沒入其洛陽家產人莫不冤而哀之然終無一人敢爲長卿言者公乃去官不復干仕阿合馬死 朝廷更新政事姚文公燧手爲書爲執政

其人貧不能起此風厲所係宜不待於有言者公得所爲善藏之不以發今固在其家也善乎史官歐陽玄作長卿傳而論曰或曰使長卿如山甫勇去庶不及難曰山甫求無負其諸父長卿求無負其君一道也曰怨乎曰自古君子死小人手者多矣後之君子終不以爲悔又慕効之夫後者之無悔則前者其有悔乎是以知其無怨也可謂得秦氏父子之心矣至元二十五年用事者急聚斂遣使天下大括金玉珠

貨器物贏餘苛酷吏請盡辟知名清彊吏以任事公
雖居閒猶被迫遣治徽廣德之會是時公府之出納
無容復有餘羨此直以無義而取之耳而操竊郡縣
危甚公曰吾意誠知其不可然吾受罪去固不辭吾
去而他至則其害將不可言爲物色其稍可追理者
以應之視他處固不能十一二也更以數少責之亦
不爲變後五年行臺治書侍御史裴公道源監銓廣
西外選舉公知昭州有善政郡治無事每游歌竹山
賦詩爲樂自號歌竹山人卒於官三十年三月也年

五十有一初殯建康城南某年月日歸葬洛陽某處
永康胡長繩志其墓夫人喬氏繼許氏孫氏男子四
從龍僉太禧宗禋院事從德中書左司郎中從某從
禮女子六婿馬成段時中邢師雍其三天孫男幾人
惟秦氏先世行事卓然可稱 國家脩 皇朝經世
大典訪問遺佚而從龍嘗夢其先人問從王父事已
報史館否行歐陽氏所著傳始末甚具以上送官昭
州以子贈某官夫人封某於法得立碑神道故來請
銘銘曰

明主在上則有直臣憂國奮義蹈禍亡身公以從子
泣血慎德豈曰避仇實殫盡賊陰消陽明君子于征
名公具言猶保幽真愛民之仁拯物之智天不與年
百未一試信道不同古人所難父子相拉風節厲完
乃睽後人並立朝著為國材賢紳有令譽維洛泱泱
潤覃栢松過者式之遺直之宮

天水郡侯秦公神道碑

國家用人之法其生而貴者惟故舊勲勞世家為然
登崇俊良必以文史積歲月之勞可以馴至卿相而

後有以見於世其次惟御史通天下之事無不得言
而為政易以及人亦莫如牧守受民社之寄者也故
凡歷是官者則有可載者焉時則有若秦昭肅公其
人也公諱起宗字元卿以通習國語文字入官由武
衛大都留守陞太師御史臺中書省譯史歲滿除承
直郎太僕寺經歷遷奉訓大夫中書省斷事官經歷
父憂去官服闋除奉訓大夫知蘭州兼管本州訓軍
與魯勸農事詹事院選克太子家令司簿官奉政大
夫尋拜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陞朝散大夫

轉中議大夫僉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事除通議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未上拜監察御史官太中大夫自御史特授嘉議大夫京畿都漕運使丁母憂省臺舉守令除撫州路總管兼管内勸農事治郡一年告老以正議大夫兵部尚書致仕居一年卒得年六十有五則至元丁丑之歲十有一月也葬諸某鄉先塋之次贈工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天水郡侯謚昭肅既葬之八年其孤鈞等以經筵檢討臨川危素所為狀請書其家世爵里行事以刻諸墓

道之石云集昔忝國史居與公為隣在成均鈞等學焉退僑江南適公守臨川又耕於其野有交游之義焉遂不敢辭按秦氏其先上黨人徙居懷之武涉縣又徙廣平之洺水縣禮義鄉大辛里又徙其縣之大安鄉張皓里至于公五世矣公之大父寶累贈亞中大夫集賢直學士輕車都尉追封洺水郡侯父順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洺水郡侯祖妣某氏妣杜氏張氏棘氏並贈封洺水郡夫人皆由公貴所推 恩也秦氏之居洺水當金三吳起能

衛具鄉里故鄉人德之中統建元至于至元癸酉中
州畧已安輯而公始生生數歲父授之以論語孟子
等書兵餘書劄猶艱得削柳白木寫而讀之既成誦
則削去更書以不得卒業為恨賦詩自見大父念之
年十七 國家始置蒙古字學習之者得見用公習
之未久已能轉授里中業成游京師就試翰林院得
為武衛譯史大都留守雅耳赤貴臣也領武衛悅其
材進為留守史以不敢踰分辭經歷韓希賢曰人冒
進而獨知分非常材也宜從之高麗王以外戚開府

遂見進用送王之國王謂左右曰是使服勞則先受
賞則後汝曹所當師也還 朝御史中丞堦察耳辟
用之或靳焉中丞命取故牘使誦之反覆數千言如
流水無疑阻靳者乃更薦之時更立尚書省專制更
張御史臺奏論嚴密公持之無所咄

仁宗皇帝即位罷尚書省治有罪者而公已轉中書
譯史每申理有條不令有冤以平允稱它日發詐偽
二事同列請論功公曰職分當然何功之有眾愧之
太僕寺受歲時所獻馬貴臣領之多私取焉公物色

而薄正之侍御史答矢蠻在寺甚以爲喜其在中書
斷事府務存大體亦不失事詹事院罷其金石銀器
血歸省部者或攘竊不愧上都留守或過用錢穀焉
皆理之無所遺失其爲薊州也州數月不雨矣公至
而雨一夕水盈尺州人頌焉事見其倅前進士蜀人
公孫輔所爲文畿內州縣歲賦芻秣飼國馬每先贖
散鹽於民秋而斂之謂之鹽折草鹽不時至民得鹽
者什不及一公親視散之皆如數芻之入不擾而具
京尹以爲能檄治其傍州諸縣吏不敢欺有司就其

州市上供果實直萬五千緡公曰民病亟矣言諸上
而罷之州胥李信已罷遣陰制州事奪盧寡婦田而
誘之已十八年信年八十訟不決公詰得實歸寡婦
田民大悅服爲家令屬上言 東宮設詹事以輔導
德義治財賦非職也家令出納不會過濫已甚會言
者亦以爲鄙遂有幣帛鞍轡之賜而有南臺之命矣
且行東宮賜上供尊十俾過家爲母壽焉建言中州
宣聖廟舊以顏孟南面左右坐配食孔子非禮宜用
朱氏所定顏曾思孟以次東坐西向爲宜議者後果

如其言建康管内多水或實災而有司抑之或實無
災而妄言公微行得實人以為神明福州民有妻生
女而妾有子者夫亡妻悉其資就養婿家而妾與其
子無所歸訟不決公行部召民妻妾子女而諭之曰
夫死從子不易之道也子雖妾出安得舍夫之子而
他往乎還資於子使與其母孝養嫡母無違禮俾有
司書諸牘而時察之勿敢踰其分戊辰兵興蜀省囊
加可不聽命公以中臺之命與湖廣省臣乞住帥師
禦敵於襄陽明年春 朝命威順王督師往八番公

在常澧聞之極言武昌重鎮當備上流之師親王不
可遠去力止之及王入見 上謂之曰昔八番之行
非秦元卿言幾為失計其後八番軍還無敢擾於道
路者得趙璋忙哥帖木兒等十八人詐譯文書取官
馬發丁力者督有司捕治之蜀亂未靖 朝廷議可
往治之者奏公治其幕府勿遽忘公名第曰秦元卿
上親引書筆改曰起宗其眷注如此及拜御史以疾
辭不許乃受命即劾中丞未上受燕赤不花婦人以
少價買管屋之罪不允明日公懷印送臺管入奏跽

辨父之赦令起臺官起御史不起臺官曰御史言不行請納印去上曰汝欲以直言取名邪出少需之會日暮遣侍御史健篤班賜之酒使返明日立皇太子有赦又奏不罪未上無以正國法未上服辜元會賜衣二襲曰爲御史當如是矣又賜只孫之服只孫者上下通服以享燕者也又劾閩憲卜咱兒竊父妾以逃致其父憤死黷法亂常流之嶺南乞請罷二月八日迎佛像遊皇城請修曲阜孔子廟皆從之公在湖北嘗請還致和省臣得罪流嶺南者十餘人

至是又言之後皆生還多見用者漕運之際上面諭曰轉輸事多廢闕賴御史治之耳河間糧三十五萬八千五百餘石和糴又五十六萬二千八百九十餘石先期立程水未凍而輟以丹憂去官命廣平起復不赴其守撫州也有司具供帳甚謹公曰費出公帑邪將民力邪吏不能隱而曰借辦於民耳公亟使歸諸民几席僅給而已官府宴享頗盛公曰民力竭矣歲且旱未有以紓吾民而過自爲樂乎官府僚佐可更集僅成禮而止曰我素農家安儉約庶使吾民

化之能自給不乏公上之伏養老撫幼以無憾則吾職也無情欺冒之辭不得行不侵諸縣之事文檄下妄下不替年之間吏民俱安屬縣宜黃樂安常租之外帶耕沒官之田田薄而賦重倍於正數而樂安去郡尤遠民甚苦之公請於行省以時估折價稍寬其轉輸至干今以爲便公之存心處事大抵如此而新進用事者或以爲迂公歎曰吾嘗備員御史矣今老且病安能曲意干譽以奉人哉遂告老而去文武僚佐吏士父老童穉或移文公府或遮道使不得去公

曰吾豈忘國恩而負吾民哉顧力不任誼當去耳

公嘗自號南畝老人使集爲之傳蓋公身歷農事而知其緩急苦樂故其施政設教有古之道焉公入仕不倖進居官守職分爲御史盡言不苟已治民思有以實惠及之未老而休致旣歸安樂以終其身贈諡如法人無間言終始太平之世亦可謂全德也哉公娶任氏王氏郭氏並累封洛水郡夫人子男四鈞銓鐸鏞皆郭夫人所出也鈞鏞由國學同年試中鈞從仕郎趙州判官今爲某官鏞從仕郎營州判官今爲

某官銓壽福總管府照磨今為某官鐸蚤卒女二長
適商次幼孫男三汝堅汝強汝延女三公少好讀書
至老手不釋卷聞人言行之善未嘗不以反諸躬公
始仕京師親留居於家得一飲食衣服必以為奉歲
必求歸省或不得往則諸子絡繹於道安問無曠月
其教子也使受業於成均嘗請故翰林承旨同郡劉
公賡書程子四箴以端其本可謂義方也矣及鈞鏞
由學校入官非偶然哉與人交言簡而氣平待臧獲
不盡其勞及老悉使為良人或資以土田云平生有

御史奏議彙一卷藏于家銘曰

世之治平文史以興有勞有伐有能有矜鬱乎通材
歷仕大府奏言成章侃侃國語官府抗言匪官伊師
豈曰理財道義是資朝奏其書夕拜御史分行東南
明法正理天曆兵興槍攘不阿當其要衝卒成止戈
簡在上心耳目斯寄執德不回豈憚大吏內清其源
外疏其流赫然紀綱布政是脩憫茲傷殘思實畿甸
假茲漕輸實出深眷舟車沄沄如水歸逝徒不告勞
吏無所蔽既試其才登用朝夕儼然衰經再召彌瘠

遙遙臨川在江之南民社之司老成實堪省錄簡書
先民以儉務農尚德幾歲而驗慨然思歸整其旆旗
百職衆夫至于耄倪留之不能求歌載頌進卿夏官
位尊望重庶聞安車求錫彌壽胡不百齡功言靡究
昭肅之名接惠孔嘉翼翼令子克承其家松柏在原
載辭貞石悠悠歲年過者來式

懷孟路總管崔公神道碑

汴梁子城外信陵君墓繁臺之間有新冢焉則元故
懷遠大將軍懷孟路總管崔公之所葬也墓有石表

具載其爵里歲月未六十年字畫漫漶其孫朝列次
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從矩懼無以徵
諸父遠以集昔忝館閣實嘗爲僚請重書其事將深
刻焉按崔氏本唐次族世有顯人歷五季至宋猶爲
著姓金之季年世爲河間之將陵人有諱斌者嘗授
將陵縣尹遭世多故不仕奉其母范夫人即九思之
村王琮之莊而居焉耕田以爲食讀書以爲業聚族
保鄉井務本而好禮食指千數庭無間言里人爲之
諺曰九思崔家碾治茗飲行餅盈車言其盛也久之

而卒葬不出其鄉我 國家天兵將有大正于中州
中州豪傑率其衆以從者大小相屬斌之子三人其
李侃年二十餘自歸于

大祖皇帝是爲懷孟總管公也歲壬辰金亡于蔡歲
甲午公仕

太宗皇帝是爲始受 宣命佩金符爲南京路管民
長官郡縣令長屬吏皆得署置金穀營造軍旅驛傳
徵訟征調皆得專決居三十年貢賦有恒調役有法
民庶有業千數百里之境汙可康息

世祖皇帝建元中統立 朝廷定官制差次爵賞列
品秩善任使於是美南京之功有織金之服之賜焉
青瑣子於南京公以次子瑾入侍領之者未乞其人
也瑾亦忠厚懇至克稱 主意賜田于畿甸柳科之
營宿衛禁近久而彌謹公以至元二年自南京改除
洛州尹三年授武畧將軍陝州尹六年陞武德將軍
絳州尹十年遷宣武將軍中山府尹數年之間連歷
數郡奉行條教以新其民西人旣安近即畿輔時列
城皆置尹猶佩金符兼軍民之事也在中山未幾加

懷遠大將軍懷孟路總管兼本路諸軍與魯勸農事
佩金虎符於是中州勲臣之家不盡襲其故土各以
材能授政中外惟 上所使當時郡太守之命體貴
重矣公平生文藝足以達事情武事足以禦強侮四
方賓客延廣忠益吏民愁苦諮諏畢聞傳曰與國家
共理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公其有之矣公生前
戊辰之歲五月十三日年七十而終則至元十四年
丁丑之歲十一月十九日也其葬也夫人木甲氏夾
谷氏楊氏高氏魏氏皆祔焉子男三曰儀曰瑾曰誠

古今圖書集成

三五

甫女九皆適顯官今孫男某某孫女某某曾孫男
某某銘曰

天朝龍興萬國雲從虎視鷹揚各奏勲功河間崔門
隱德茂冲間于搶攘獨裕以豐於赫

太祖至于

太宗任土選人以守以庸桓桓將軍起家即戎爰俾
魏梁保障慎封金源訖命西征南攻風起雷發山蹙
海窮惟浚之都衆蓄以容逮于政成與時俱隆

世皇法天禮興樂崇重金伏菟盛服在躬連枝玉邦

萬石其同太行之陽遽聞令終久勞莫酬反旆以風
吹臺之墟信陵幽宮鬱乎相望氣如連虹

湖南憲副趙公神道碑

維相之安陽自昔偉人鉅公多出焉文武將相豐功
盛德名垂宇宙者歷歷可紀蓋其山川神靈地道暢
達其生材以爲世用者至於今不匱也觀於湖南副
憲趙公諱天綱字之維之家亦可得而徵焉趙氏之
先世爲安陽人仕於金多貴顯滏陽禮部尚書秉文
蓋自安陽分以文學聿爲儒宗而金之季年中州喪

亂譜牒無考其可知者高大父温曾大父德大父仁
以儒學通律令仕金爲鈞州同知金之將亡土地日
蹙無以容仕進雖小官猶以崇資爲之則鈞之通守
蓋文人名士之重任也我國家既有漢地遺民遷
徙無所占籍

太宗皇帝憫之起鈞州於隱居以試州郡之士士之
墮俘掠竄荆棘寄迹方外者皆試其所學而歸之今
自燕趙至於河北有道經文儒戶世服之者皆鈞州
所取也考諱思恭至元中立十道勸農使皆遣名儒

躬行田里侯公爵使河南北辟為史以從勸農奏功
後歷仕至監察御史僉河南憲以公貴贈中議大夫
禮部侍郎上騎都尉天水郡伯妣焦氏贈天水郡君
公之生能世其家學侍郎又以公見許文正公於京
師又見靜脩劉先生因於保定許公使公授業於其
門人耶律伯強氏又後某郡張公孔孫濟南李先生
師聖學文辭沛焉以茂異舉為靈辟縣儒學教諭陞
宿州儒學正辟河南憲史其兄天純先歿無子去祿
還養母夫人於家授徒以為業以侍郎之舊讓其弟

天經女兄適王尉而薨迎歸敬事以適母意居十載
餘淮西江西河南三道使者交辟皆不就延祐五年
康里公回回某郡韓公雲卿柳城姚公燉同在河南
憲府復起公為掾猶不肯母夫人曰不仕無義非先
君志也強起行七年貢戶部丁母夫人憂服闋起掾
江浙行省時行省丞相脫歡公故相順德王之子也
重臣知學待士有禮以公為諸曹長政事必有問焉
泰定元年南行臺取為掾四年入掾內臺天曆改元
元從之臣有趙世安參議中書與公嘗同僚行臺

上之留金陵也識之每呼其字曰之維至是得
召見特除承務郎浙東憲司經歷至順二年拜承直
郎南行臺監察御史元統二年拜承德郎內臺監察
御史有只孫對衣輯翠羽帽文犀橫帶之賜出巡又
有弓矢佩刀鞍靴之賜焉仍改至元之歲除奉直大
夫僉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司事明年除奉議大夫
改遷僉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五年陞中議大
夫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副使至正元年除中憲大
夫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副使推恩加封考妣如章

三年歲癸未引年告老將歸濟南之寓地舟行至句
容之龍潭疾病以四月己未日卒娶夏氏先公卒贈
安陽縣君加贈天水郡君生棟尚幼習儒業將以某
年某月某日葬公安陽聶里先塋之次加贈某官公
在時翰林學士歐陽玄爲公作家傳其葬也臺處士
張瑾誌其墓而構又自安陽使人至臨川求集著神
道碑銘公在湖南時嘗求集書侍郎公遺事於是構
以其先志而屬筆於集其何忍以衰朽辭既爲列其
爵里又取其歷官行事可以垂世者著於篇云浙東

之飢公以憲幕舉荒政以督七郡廉得郡縣豪黠引
憲府爲言斂賄者白其長逮治之爲御史按事湖廣
省興國民吳寧七造茗爲業爲之負者墮茗水中請
傭碓下攻木以償直不許擊之死匿之死者子訴官
吏故遲之以屍壞無驗吳得不坐公閱牘得其情殺
人與吏故縱者皆論如法民伍氏子爭家財其母與
伯母相詬伯母素有疾詬已伯母疾作卒有司當伍
氏子歐伯母致卒衆知其寃而無敢言公得其情破
械出之時興國旱事決而大雨湖廣之飢細民相竊
活數百人其在內臺以

明宗皇帝先后未祔廟爲言 上納之有事於
太廟故事天寒大官執事在齋宮者光祿寺皆給以
酒或以致醉失禮酒至御史所公却不飲奏請禁之
遂著令嘗上言山東傍海諸郡姦盜潛通島夷叵測
上下數千里無防察之備請置萬戶府益都出甲兵
樓櫓以制其要害凡七十二處又請鈔法之弊當以

銅錢權之又言爲吏者不知法律請置律學於國子監外別設博士弟子負教之試而後用事皆報聞守河南省蘄州安慶兩萬戶賊殺不法自詭天曆有功以貫罪省又給其被問月日之俸公正其罪省負外郎以下皆坐淮東在南北之交吏治簡率而軍政尤橫淮安守將侵守令之職訟牒填委裡校有持其短長以操縱官糧出入贏則取直儉則責粟甘利壞法公察其害罷萬戶千戶鎮撫經歷各一人百戶二人有司庾吏連坐者十餘人沐陽故宋清野地內附以

來民請耕爲沃壤縣長吏妄稱民乏不能耕賦不時入因奪之以賄貴臣之居沐陽者民以訴不得直公得民間三十年所納稅左驗悉還民如初海寧州有爭田者至發其所與爭者父墓殺其妻子女五人棄水中有司以賄不捕盜責其守得其人論以法鹽城竈戶占民田而取民之婦有司不敢治急之逃去其父八十餘公召以來使書其田賦所在及所占婦之夫家而各還之頃刻而決山東州縣吏多怙勢爲不法監州縣者多自禁近外除或奪取民田強取伶人

女子或以小官相觀望驚民田廬不酬直者皆正其
罪都督府天曆軍興所置官其府有弟兄爭襲爵者
有軍將得罪不受服者皆力召而正之山東旱徒跣
登泰山以禱遂兩鄆賈載貨過市馬逸追之得馬而
亡貨言諸有司不得決賈以告公則踰年矣公曰馬
逸不遠貨亦去馬不遠索之果得之旁近時人以爲
神歲焚幣鈔法也濟南有司役民之爲市者驗之貧
常役而富常免無問識鈔與否必責其親身以苦之
事雖散而民徧受其害公命有司以次書市井殷富

之籍貧者勿用其籍者聽用其家人子弟之能識鈔
者不必親身而民以安公凡薦隱士三人曰張瑾曰
許謙曰吳炳瑾字庭美先朝勲臣故家父子昆弟多
大官瑾不願仕好學博古聚法書名刻數千卷能文
章超然物表謙字益之修朱氏之學躬行節儉門人
弟子遠近常百數十人成業而退炳字彥輝好古學
善篆隸楷書名公卿大夫辟舉不起 朝廷以翰林
待制召亦不爲起也時稱其所薦得人廣西有徭人
之難十數年矣公以副節臨之民居之傳桂城者撤

而遠之以示守戰之道先時桂府兵力不足湖廣有
答刺罕一軍始假其驍勇終病其縱橫會其裨欲攘
其長之印而射傷之者公執而治之其衆始知其畏
法又有平徭四策而上之 朝廷焉其在湖廣諸軍
征徭者過所部必察而卹之大臣總其役留近郡不
發民苦其從者公告之曰此行為民除害何自反害
之邪每軍行調民爲之負荷貫索就道飢渴不時大
爲姦利公令郡縣勿輕發民而傷無賊之地也天臨
平準行用鈔庫偽濫積至七十餘萬公爲擇有祿者

監視之三日一更而弊稍息茶司游卒五十餘在長
沙虐取茶商公治其卒而商得全其貲其錄囚問獄
吏寬虐給補囚糧罪常平倉額實廩虛以脩歉歲皆
擊擊實事每至憲府必先自治凡吏之以文法暴虐
與卒之盤擾爲害者皆痛繩之不少貸最爲得體上
言周元公當配享孔子廟廷在顏曾思孟之次爲五
又言楚武定公阿里海牙有功湘民宜加王爵以崇
其廟公治天臨最久於學校三皇廟堯廟舜廟皆新
美焉公孝支篤行良塞高節所知皆端人君子而亦

未嘗苟從年五十五始爲天子所識察小試憲幕
所立已卓然有間於當世兩拜御史兩爲僉憲兩爲
副使凡七拜皆在風紀本之以經學輔之以律令嚴
而有容寬而有制志慮周悉赫如神明其古之遺直
也歟其行事之大者可守可則槩見於此而微文細
義隨事中節迨不可勝紀老練高潔有識君子可以
有觀焉銘曰

昔之名家儒寬法嚴通以成能直毅簡廉
才簡書法令位登公卿冠劍凜凜侃侃趙公文史洽

聞肅容來儀儒宗大門文業以歸勵志道義卓乎有
爲名振鄉里我我儒冠執憲來諮從之未幾幡焉孝
思端居授徒踰十其數親安其養時服其介學成而
興沛然有餘夙夜在公厲操不渝年踰知命始遇
明聖惟白惟堅風紀是正持節四方十有五秋知無
不爲言無不酬齊魯淮汴荆楚吳越濡轡往臨霜厲
冰潔宗蕃有賢世守于南閩公之風清苦莫堪乃遣
使人訊其綏履嫉惡如讎樂善猶已憂國如家視
民如傷不避苦艱不畏梗強賢勞如斯神明壽考天

相君子孰相之道公對曰噫寔適未能食君之祿惟恐弗勝儒先格言服行惟謹少思少欲外絕干請恬淡自將家累弗隨清晝良宵公忠匪私於維斯言出治之本精覈卓絕果斷堅忍以之百爲何紊不治頽靡苟容愧泚遁離故不少留柱石著蔡紛紛鄙夫百死誰代永言清風庶其似之無競維人惟公可師

魏郡侯張公神道碑

宜春太守張熙祖告於前太史虞集曰昔先君棄孤子於延祐己未十一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八官爲

大夫階奉訓爵爲男所封縣曰玉山勲曰飛騎尉明年壬申葬諸信州路貴溪縣長山之里其鄉也子爲我志而銘之旣納諸幽矣後某年爲某年蒙恩奉被制書位爲大夫階亞中直集賢爲學士爵爲侯所封曰魏郡先世之賜履也勲爲輕車都尉階三品於法當樹表於神道子爲我序而文之以刻諸石集與宜春有同朝之好不敢辭其序曰

世祖皇帝克有江南故開府儀同三司特進上卿知集賢院事贈輔成養化保運神德真君張公留孫以

老子之道曰見尊禮非有宿衛之勞而常在帷幄非有輔相之位而常與國論有賓師之貴而無職守之責居富貴之極而不易慈儉之素歷仕累朝垂四十年爲朝廷宮掖中外所尊敬於是贈曾祖宏綱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柱國魏國公謚安惠祖粹夫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魏國公謚康穆父九德太中大夫同知江東道宣慰司事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大司徒上柱國魏國公謚文簡官位勲爵皆一品推封自開府矣開府有第二人公其季也諱廣孫

字師成當開府盛時天子卜相則問焉名皇子則問焉大臣進退則問焉高爵膺仕其所推薦者言無不酬布在中外郡侯於此時引道家之言以太盛爲忌退然守朴利欲之念不萌於胷中而開府曰不可使魏國世家無傳以報國之厚恩也乃以其子庶祖見

成宗皇帝於便殿得備宿衛未幾丞利用監司直於翰林僉中政院事而公有玉山之封丐外便養倅衢及澧進拜宣城守而有魏郡之封矣歷時宣春二爲

二千石皆有惠政而母魏郡太夫人以高年受康寧之養宗族親戚鄉黨稱焉有子三人孫五人伐石爲表於公墓則某年某月某日也其銘詩曰

昔韓文成韓相之孫惟惺運籌身退名存歆拜太守太山之側徙由河南清河是宅聞望之隆著於清河本支扶踈子孫衆多文瓘相唐表著子史有孫刺抗來南之始其後散處于饒于歛盱之石笥大族之別上礫潺湲貴溪之原衣冠蟬聯歷宋至元世有令德亦或爲士隱不至伏顯不至異乃生安惠抱道以

居太山高原福慶之儲肆及康穆源深本固積而未發匪躬之故惟文簡公德懋以淳懇歎鄉黨渾渾里門開府在朝天子有錫起家別駕以佐邦國于蕃于宣政成無言乃開魏國三世以傳開府真君名動海宇道德之言治化攸除難弟郡侯退焉林丘嘉德孔脩不競不絀觀稼于田觀學于塾禮讓是教弟子是淑孰飢我食孰危我安桑梓敬恭非禮弗干駟馬高蓋過者必式封君之閭歷世所積四世三公繼之侯封太守之賢進德尚豐崑山之珉旣堅旣白其爵

屢書繼此有刻長山之原其來舒舒松栢蒼蒼際德
之符

順德路總管張公神道碑

保定之爲郡形勢雄固風氣英發當金之將亡我
國家加兵中州郡時號順天奇材傑出率其衆從戰
伐遂以勲勞著名于代而清苑張氏有名善者乃深
退隱於槍攘之中保其明哲及

世祖皇帝定都於燕而保定於畿輔爲最近郡北將
百里曰白塔固關要之喉襟始命置驛賦民出焉而

通朝會貢賦使命之往來而隱君之家與焉於是而
君老矣其季子智曰二兄當奉親于家任勞于外吾
職也躬率其孥以就役時制度未盡立受役者無統
紀充闕靡常公私病之乃與其衆約推次甲乙皆有
定數贏糧善芻騎給人足郡以賴焉乃躬設教以帥
其子弟婦女童穉無敢游行於市井煩雜之聚介然
成風於是貴人重使深識其才相言於上而用之辭
曰抱關擊柝而所以不辭者凡以逸吾父兄也戶役
不可除吾他事則勞及父兄矣識者益歎異之年六

十八而卒有子五人故順德太守公震字威亨者其長嫡也

世祖皇帝既一海內盡出四海之賢能而時舉之取士之途非一而常恐不及也始置國字合音以成言累文而成字以同四海之文以達四方之情以成一代之制言語文史莫不用焉學者皆尚以石而有爲之士彬彬焉從此途出矣公八歲入小學以英銳聞考君撫之曰天下自此治平多士將以儒學文史進隱深而未著蓄久而未彰者其在吾子乎弱冠

入右學期年而通其要選爲中書省書詔史中書平章政事段公以相臣領考功車駕北巡留守京師林藝工師城郭宮闕營繕之府察公於衆人之中用以助已叙留守譯史歲滿出官承務郎同知潭州路瀏陽州事瀏陽名邦學者頗衆公佐其長無所闕遺日與士子講學而六經羣書之度卑陋弗稱乃出月俸率士子作高閣以聚簡冊又以其餘力作三皇之廟與儒學稱受代五事告備如其長吏然轉承直郎撫州路總管府判官撫於江右諸郡文盛而事簡歲豐

而民安所謂治成於尊俎之間民樂於湖山之外者
佐貳之賢有以成之也秩滿除奉訓大夫瑞州蒙山
銀場同提舉人以爲殖貨非所以勞賢而局於時制
公曰何地不可以爲政乎蒙山之爲場也土產之美
優於他處烹煉之人輟民戶之有力者以充中嘗以
其制歸 中官惟行省相臣一人瑞州守一人兼領
其事雖憲府不與也而居其職或黷於利或恃豪富
事交接廣妄用或不事事浸以廢弛郡縣又泛以爭
訟侵越所部課比不登公以至大四年四月十七日

到官前官崔某折歲課三十餘兩受代之日夫婦哭
泣憂不得去公即日書送解任之牘不以爲累吏佐
持不可公曰事在我耳不以累汝等更使卒送崔歸
其鄉夫婦相繼沒無子孫於是人咸服公之仁厚矣
公察舊弊白上官禁外患出內蠹儲炭以絕行賈之
要擇工以斷游食之費滿三歲所辦者二千一百定
無所闕所得羨餘政如崔所欠之數云延祐四年除
奉議大夫知荆門州州領縣二山澤之僻遠民多訟
而少決有留牘十餘年者大抵豪民賄吏而貧弱不

能以自達公至閱牘具見公私是非剖決如流無所淹滯屬縣之令與玉泉寺富僧廣鑄深搆嫌隙會關陝妖僧元明反逆事覺令詐爲飛書誣鑄與元明通者執而掠之鑄之徒百餘人無完膚雖無實狀而省憲以事未敢深誚之公心知其不然則遣吏以其事之陝問治元明獄者得所報畧無鑄名持告上官出鑄等而生之罪令如法是年大旱禱雨於州北黑大洞即大雨泰定元年陞朝列大夫知真州州治揚子介乎江淮百貨之交俗尚駟僮行旅遠至田於陷欺

公爲誅其尤甚者其風粗息則又歎曰爲治者當明倫理以正人心則末不難理矣於是新廟學繕祭器廣教養彬彬然人才有所興起繕陂塘以盡水利而百里之民知務其本矣茶商有妾子旣爲之娶而偏愛不欲分財與其季弟而不弟之丁多財又爲鹽戶有司莫敢執策啣冤六年公至亦訴焉公曰人倫之變有是哉召茶商而諭之又歸其子婦孫如初召丁氏兄立至不敢以鹽戶爲辭詰之得其情還其弟使均受父業州有岳家山最荒遠置郵于道郵卒殺人

取貨而事不覺者有米僧負商錢逃諸山遇僧與其僕偕僧行遠僧擊其僕死尉執疑似掠成以告州公疑之會有業帽者過郵為卒表擊幸不死聞諸州州呼表問之答曰殺人非我也有米僧數止郵亭而去疑此人即召問之不逮拷掠而盡得其實乃好問表曰爾所殺人屍何在表猝然曰某所殺者貫屍以木負至里餘棄之矣使與表視之得道旁居者曰向則死于野畧以土掩之就視貫木具在表伏辜自是州人以為神明道路夜行無所畏也至順元年陸胡請

大夫同知慶元路總管府事浙東帥府內治甌越外接海島而寓治慶元郡政多所牽制公之至也以缺守攝郡事撫下事上動存體貌政無撓焉先是倭船交易吏卒互市欺虐凌侮致其肆暴蓄毒火攻殘民骨肉未有以大鎮之公議于帥接之以誠而防其不測交易而退遠以無事寧國官糧損腐者二萬浙省檄公治之會歲饑富民閉糶主吏不能償公至請以當時米價折償省府是之踰月而辦吏民以安公之處事大率便益如此公方奉九十之母於官所敬愛

純至郡人亦樂其壽康而久於撫己也尋以高年終
公在寧國奔訃以還號泣之聲路人不忍聞哀毀之
容左右不忍視既至則哭而言曰吾所以白首從政
者誠以太夫人一日之養也年垂七十復何求乎奉
喪歸葬告老於 朝加太中大夫順德路總管致仕
大父善贈中順大夫中山知府上騎都尉追封清河
郡伯妣崔氏追封清河郡君父智贈太中大夫東平
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清河郡侯妣劉氏追封清河
夫人娶同郡楊氏國王位下總管某之女封清河郡

夫人子三人曰復曰恒曰豫復以常州路照磨南行
臺掾恒以公廕從仕郎集慶路溧陽州判官豫以人
曆己巳舉鄉貢進士女四其二早卒一適漕掾林德
顯一幼在家室孫男六曰惟欽惟鑑惟鈞惟銓惟鑄
惟錫孫女二皆幼公既老而復恒皆官東南公與楊
夫人就養於吳郡公好讀書雖暮年手不釋卷思存
雷之義以省名其齋衣不尚華寒暄不過數襲食不
兼味稱家而止先業之在故鄉者頗盡於昆弟公未
嘗見於顏色公雖清貧又常念其不足居數年楊夫

人沒更三年復除從仕郎南雄路經歷恒除從仕郎
紹興路判官未上而公沒則至正三年六月六日也
卒之日告諸子曰予以至元甲子之歲生才德無以
過人宮至三品修身以從政幸無闕遺以歸見先君
于地下吾子孫尚以先世積累之勤爲意也遂不復
言復等將以至正五年四月十九日歸葬于新安東
原先塋之次以公之常仕於臨川也餘風雅量及老
猶能道之先期豫具狀行事歲月來臨川請述以文
將刻諸墓道之石集識公于臨川又嘗見之于京師

乃爲之言曰於乎我 國家海內治平久矣越在外
服無有武功以見奇績積勞而序進循理以繕治爲
明天子勝暴去蠹以在宥疲瘵而息養之使其民人
沐浴 聖化於無窮焉則固仁人君子之所以爲功
也是以脩書其事而一時之治迹可觀焉銘曰
惟皇建邦星羅萬方多士彬彬列于周行顧瞻東南
跨江歷海荆揚之墟富庶攸在凡厥有官受命自中
平易近民以奏厥功德以日新爵以時進列侯建封
車服斯盛惟侯平生率循有常二郡三州終始耿光

言理獄市獄市無撓言治貢賦任土有道島夷貨交
威惠並宣彼泯質成聞義而遷治世之民書作夕息
仁賢所臨遺愛如一言思北堂盡其永傷遂懸其車
優游故鄉 清朝憫勞賜爵增秩三子多孫敬恭朝
夕庶幾簪纓來師老成善人不遺載其歸旌位未充
德志豈云遂列其蒞官式表幽隧新安之阡三世在
焉松長栢蒼慶流有源

靖州路達魯花赤魯公神道碑

國家郡縣天下置守令以治之又以國人為監於其

上其初置監非不信於守而置也言語文字有不及
者監通之今天下一家表裏無二監之於守執均位
敵惟其所能而用之監通於守亦人材之盛者巴然
必其敏於文學達於政事而後足以當之至公之道
也若魯公明善氏以世家子執筆抽簡於

天子左右亦為外宰相屬連領六郡五為監一為守
治政悉盡其道固其天資之美要其學問亦有以通
之也公諱鐵柱以明善為字而以誠名其齋蓋嘗學
於曾子子思子之書者也公之先人伽魯納答思以

高昌令族通望乾之奧學明於物理達於事變受知於

世祖皇帝出納君命以通四方之使以達萬國之情受貢獻錫燕饗寬足以懷遠辯足以專對明足以察其微廉足以結其信內無不虞之戒外無弗率之征者未必非得人之功也故自禁衛領行人之使積官至於開府儀同三司大司徒之貴而不設他職者信之深而用之專也居漢地久其子又爲聖賢之學乃因父字取魯以爲氏文質彬彬無用而不宜者內廷

大臣有必闈赤之官爲 天子主文史任甚貴重明善以父任從其長久之 天子察其賢以奉議大夫使佐江西行省獄訟之事曰理問試用於昔日而時稱之曰能延祐中歸見 天子 天子思其父而憐其才也特命爲中順大夫安豐路達魯花赤所謂監也且行 上曰尚方有白玉之鞍嘗賜爾父乘之今以付爾又以 御服賜之曰以傳爾子子孫孫於方來使毋忘也其在安豐修學校親帥師弟子爲之講明修農書親勸耕稼從義役而民力始均理獄訟而

曲直立判凡郡之當爲者如橋如驛如官舍如蒙古
陰陽醫學修之以序民不告勞慈姥磯爲長江之險
始鑿分流以避之去淫祠不竭山澤之利大槩有儒
者之設施焉郡人懼其去而後來者改其成法乃刻
石以識秩滿報政入見 上益以爲能非文吏所及
命以亞中大夫爲太平守於是國人自監而通爲守
者濟濟而出矣然而太平去南行臺近郡事小不便
悉得有所稟無賴奪貨于市豪民奪人之妻皂隸旁
午索錢民間監郡者嘗仕於東朝有所恃於政府以

撓其政公直道而行按以 天子之法而郡以治凡
守之所當爲視安豐爲尤沛然監亦不能有加於人
也郡有峨眉亭郡人爲之立碑而公政繫焉故翰林
學士臨川吳文正公爲之文後世之信史也公之於
當塗亦幾於桐鄉矣轉監池州池多火公下車問其
故民咸曰占地者言府治對齊山山銳有火象昔人
爲知樂亭以當之謂水滅火也公曰其信然乎行其
地則民有占居之者而數燬焉公曰良是矣乃疏溝
渠積塘沼謹救援嚴隣保簡民之游惰喜生事者居

以業守復知樂之亭至於今二十餘年池不復火民亦不忘石刻之利即重刻治池之可書者具在是矣閩有獄不決浙省以其郡之無事也檄往治之從容得其情多所平反部使者薦其名不可及也繼以嘉議大夫監衢州郡有古堰水可灌田數百頃土民有擅其利者民不敢言吏不敢制公按以法水利均及於民不待治而安矣三年轉監桂陽前所治四郡皆大郡桂陽最遠小不足煩公命下公曰亦天子之民也何敢忽乎及至會大旱朝廷出不得

已之政試納粟者以官公親勸之絕與吏爲欺文具者得粟充積郡人活焉饑後火禱而息旱禱而雨如響斯答桂陽安而蠻獠起道州帥府檄公督之公明賞罰示好惡絕姦吏兵法嚴整而力求所以生之之道叛者悅服不戰而定鄰郡雖干戈公處之皆按堵平日好鼓琴得古人之意至是親定其譜爲八卷而鄭衛之音不得少于於雅頌者矣此其所以善爲政而異於當人者歟及還京師故人有執政者見而歎曰司徒公國之舊臣大夫治郡有異政寧久崎嶇於

江海間邪公曰爲政可以及人庶幾先君之意也丞相欲留爲某部郎官公嘆曰吾老而貧得一小郡以治斯足矣乃得靖州靖迫西南夷公至不嚴而化然五溪故地千八百里有山谿之險靖所領也及田氏內附潛侵而有之公曰此則不可不治他日無窮之害也乃畫地圖考案牘究其歲月定地犬牙相制狀上諸行省以聞三月不報公曰吾得言之矣行不行天也乃解組還太平逍遙山水間揮五絃而送飛鴻遂終其身矣得年六十有七以禮葬于姑執石城鄉

武林山之原公雖不得大有爲於時六郡之政班班明白可示於後世矣亦何憾乎公娶畏吾氏封雲中郡夫人子二人長重喜廕絳縣長今監撫之崇仁次曰曼陀羅釋理通蒙古字學女適廣壽海牙孫四某某某某重喜簡靜明決世其父學化之以絃歌守之以忠信百里何有哉集昔在著廷知司徒之事今得書靖侯之政以遺重喜焉君子之論賢者知世臣之可貴也銘曰

江淮之間名郡十數昔保南土恃以爲固淮水湯湯

壽爲富疆池於姑蘇江之腰腹皇有萬方撤其險防
歷監至守安輯撫古公生高昌世有令望力學稽古
父字氏魯天子見之憶其父時

世祖神武柔遠不怒睦惟司徒受貢考圖進其輜軒
德音是宣尚論其世民社攸寄自淮歷江三治其邦
建學興禮以作民紀三加彌尊上意所存三郡之
績刻在金石迺監于衢積官以除又遷桂陽服領上
荒救災去癘鳴琴以理鬢髮蒼浪歸見廟堂

天子求舊留在左右公請小郡乃命於靖茫茫山溪

入道園類纂卷十三

巽九

慨父不治親至其封以絕蟻封上言不報即理歸道
山曰我眉桐鄉在茲長原幽宅寧爾體鬼來諸前聞
爲萬石君教忠之訓賢子受命推以治邦再世同風
太史載事以告來世

陳真人道行碑

善爲老子之學者泊然而通介然而容燭乎幾而不
作於用適乎變而不阿其從至自外者漠焉不爲之
動存乎中者淵然不見其窮沖沖乎充充乎執之則
無方建之則有宗者吾得其人焉崇玄沖道明復真

人陳公先生也公弱不好弄靜居若思兄弟三人既
喪父伯氏以儒顯仲氏能治家以為養其母蔡夫人
知公志使從師龍虎山玩心希夷為學白約人莫測
其所志而其所造亦莫自知也及來京師天下英峻
咸在從而締驩者若飲醇而飲甘蒙者靡機者弛有
其能者莫不慊然自失而退若公者非古所謂德人
也耶公始辭母出家雖遠去未始頃刻忘常思報親
之大者而盡心焉而人所共見者晚歲歸為親壽燕
樂親戚鄉里累日人人感動及母歿奔喪治葬哀毀

如禮故開府儀同三司張公留孫歿京師今特進士
卿吳公全節請予朝乞護喪南歸不允命公代行
公以諸弟子從開府朝之大人舊臣喪所過傾官府
走士庶人吊奠無虛日公摧盡中情凡役具辦人又
以為難能然公再罹鉅創形氣向衛而為生之道傷
矣蓋還京居五年淘煉清虛一旦化去隕然委順勿
撓勿怛天曆二年四月四日也年五十二師友哭之
慟大夫士來吊者哭日失聲凡為其道者哀思之不
忘無間言初開府公知

世祖皇帝肇設玄教身為大宗師擇可以受其傳者
非奇材異質不與也今太宗師吳公元貞大德中為
天子禱祠名山見公於上清正一宮達觀堂諸弟子
之列歸以告開府遂召以來深得開府心歲從
車駕行幸嘗至上都道中有 旨禱兩大雁故

武宗皇帝

仁宗皇帝

太皇太后皆知公道術 宣授提舉崇善萬壽宮進
授提點遂封真人兼領玉隆萬壽宮又領宗陽宮開

府之師弟子得封真人者十數人而張公吳公夏公
文詠以真人居大都之崇真觀司玄教公之封真人
也贊畫以四傳屬之而遽止此豈命也夫公好讀書
不樂接世務其居在宮中寂幽迥處庭中草木無所
翦治花實時成云以觀化好為詩清麗自然有足傳
者手校道書丹經大洞玉訣靈寶黃籙齋科等書皆
極精詣其徒受而習焉嘗道過杭方阜禰禱弟應行
省丞相谷刺罕候公以為請公坐為致兩杭人至今
道之公又能論人生甲子以言其禍福壽夭奇中人

異之公不以爲事亦不恒言也公歿時篋中有書數
卷耳幾無以爲歛奉喪歸其里者上官與齒馮瑞宗
徐信初其墓在貴溪仙巖珠幕峰之前歲以天曆三
年正月某日舒致祥張德隆于有興來求銘立石其墓
道者董襲常也上官舒張于馮董皆公以次相傳之
弟子徐從游者也予與公爲方外之交者三十年最
知公故宜銘公諱曰新字又新饒之安仁人祖諱麗
父諱應洪銘曰

真人乘鸞忽其登天上薄大霞下就紫烟寶化而消
名在世間我哦其詩琅琅相宣秋高露零素華娟
松有茯苓石有醴泉來食來游待以歲年兩入于田
雲復于山澗瀟瀟淅淅易窺其玄城郭孔固何日一還
燕樂會孫有教有言我銘在茲百靈守虔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四十二

